



## 仲夏榴花开

□ 李宁宁

许多年前，老家有一个美丽的庭院，东墙窗子边耸立着一株石榴树。庄里人说，方圆几里的石榴树，就数它长得高大。

能不高大吗，祖父一直好肥好水地精心伺候着它，就跟伺候孩子长身体一般。不经意间，它就长得比屋檐还高，枝丫丫的伸向半空，肆意舒展着，如一袭舒卷在天空的绿纱。绿纱后的雀眼里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叫声，那是一对麻雀夫妻在此做窝、孵蛋、育雏，平淡安稳地过着小日子。

石榴树屏蔽了外界的打扰，成为一方和美静谧的小世界。

祖父祖母喜欢将饭桌放置在石榴树下吃晚饭。老屋的饭菜是别有滋味的。祖父是老党员、伤残军人，逢年过节会有几拨穿戴板正的人，送来米面和肉，这对于肚里馋虫乱跳的我和弟弟妹妹来说，是无法抵挡的诱惑。锅里零星的肉渣如砂砾中的宝石，泛着别样的光华，不把盘子和碗擦得透出瓷器的亮色，一张张小嘴是不会罢休的。我们喜欢在这里吃饭还有一个原因，对着石榴树和绚丽晚霞的饭食，谁能拒绝得了呢。

四月半，石榴树冒出花蕾，橙黄色的小花苞如颗颗玛瑙点缀在绿叶间。一进五月，浓密的绿叶间突然一朵一朵迸裂出大红色的花儿，那花瓣如炸裂的红绸子“嘭”地从花托里翻出来，拥着内里金黄色的花蕊。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”，一茬接一茬次第开放的榴花，就像燃烧正盛的煤块，不停地吐着火苗儿，这火苗儿噼里啪啦能连续不断地燃烧一个多月，亮亮地晃得人眼。

六月，石榴花毫无保留地盛开。这是赏花最好的时节，此时榴花似火，绿叶成荫，榴子刚有形，满院子都是喜气洋洋的。祖父时常在石榴树下看书，祖母在他旁边或择菜或做针线，历来脾气火爆、性格泼辣的她，此刻却是温婉的、娴静的，眼里亮晶晶的。祖父在书里看英雄驰骋沙场，祖母看身

## 最香燎青麦

□ 玉荷

伴随着几缕南风的吹拂，还有布谷鸟的叫声，麦地里的青麦子可以吃了。我们几个小孩子相约着，蹑手蹑脚地悄悄出了村。那时麦子是生产队的，有看庄稼的，必须得小心。

到地头，瞅瞅四周没人，猫下腰，我们一下钻入麦地，在麦垄里潜行。待感觉离村子已经老远，非常安全了，每人挑长得好的麦穗揪上一把，跑到大杨树那边有遮挡的地方，坐下开始搓。

真香啊！

要是用火燎一燎，会更香，但没有火。

那时火柴是不能随便买的，限购。还有就是大人严禁小孩子玩火，害怕失火。有一

边的男人如看驰骋沙场的英雄。

祖父也确实英雄，他15岁参军，大大小小的战役参加了无数次，在临沂战役中，炮弹片穿过了他的脊梁，成为他别样的勋章。离开部队后，他在乡镇工作多年，退休后住在村里，却上山下田天天忙活，甚至冰封雪盖的冬天，他都扛把锄头去地里绕一圈看看。

偶尔，两人也会摆好桌椅杀上两盘军棋。到现在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，大字不识一个的祖母是如何认全25块棋子，并分清大小的呢？阳光穿过婆婆的枝叶洒在祖母的脸上，脸颊一片粉红，仿佛阳光偷来了世上最美的胭脂，全涂在了她的脸上。小小的石榴拱出来，脑袋还顶着尚未褪色的花瓣，像戴着小红帽的娃娃，藏在叶子后面，偷偷地张望。

那些戴着小红帽的娃娃们，并不是每一个都能熬到秋日丰收，夏日里的一场疾风，一场骤雨，随时会终结这稚嫩的生命。每每看到风雨后树下凌乱的小石榴，我总会觉得惋惜。但祖父不这么认为，他说，这是大自然在疏花疏果，花太多或果太多就不能保证果子正常的个头和品相，经历风吹雨打，剩下的才是石榴中的英雄好汉。

中秋节前后，石榴成熟了。那些在烈日和风雨中历练过的石榴，个个神气活现，在飒飒秋风里笑得前仰后合，如一轴巨幅的秋意图铺展于屋墙之上。它们有的半掩芳唇，半遮半掩间好似待嫁的新娘，细瞧才能看到内里的锦绣；有的开怀大笑，张开嫩黄的薄皮，似有哈哈大笑声入耳，爽朗得像农家大嫂子；大部分石榴如文人一般，

含蓄、沉静、内敛，将赞美秋天的诗篇一字一句排列工整搁在心里，等待有缘人来诵读，并发自肺腑地喊出一个“美”字！

那一株硕果累累的石榴树啊，牵动着全村孩子们的目光。那时家家都过着清汤寡水的日子，水果是稀罕物，村子里谁家院子有棵果树那可是不得了宝贝。不久我就会发现石榴出现在祖母的“梳妆台”上，祖母和姑姑们都用石榴来擦脸抹手。祖母看到石榴，总是笑得很开心。她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俊俏人，据说当年组织给祖父介绍对象时，好几个姑娘，祖父一眼就相中了坐在凳子上的祖母。

祖母每次用石榴擦脸，总会分大半块给我们。玲珑剔透如水晶一般的石榴籽，乍一出现在眼前，激动得我们两眼放光，捏一粒放进嘴巴，轻咬，一股甜中带酸的味道恰如红日初升，万丈光芒喷薄而出，齿颊芬芳无比，舌尖上的味蕾刹那间如鲜花盛放。待到第二口时，汹涌的汁液如滔滔江水，激荡得我打了一个趔趄，10岁的小人儿瞬间达到了快乐的巅峰，从未有过的畅快布满全身，感觉腋下生出了翅膀，欢快地在斑斓的时光里起舞飞扬。

20年过去了，晚霞还是绮丽如昨，只是祖母已不在。就连躲在绿荫后雀眼里的麻雀们，也来来去去换了好多茬。祖母刚去世那年，石榴花开得多又多艳，祖父时常一个人坐在石榴树下，他把军棋锁在了抽屉里，膝盖上的书很久都不翻一页，他就那么痴痴地坐在树下，等花开，等花谢，等着明艳的花苞“噗”地拆开，一如往日祖母轻轻推开屋门走出来。可是花瓣却沿着透明的花梯，

一步一步从树上飘下来……

生活越来越好，我们不再为一块肉欣喜，姑姑们也不再石榴擦脸，院子里的石榴树开花结果也变得随性起来，家里人都说石榴树老了。它的树皮皴裂，肤色苍黑，饱经风霜，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，把该做的事情遗忘了。反正祖父是真的老了，他的背不再挺直，时不时发烧，不分昼夜地咳嗽着，胸膛里像装个着风箱。只有我们小孩子认为石榴树是睡着了，醒来还会叶绿花繁，果实累累。对此，祖父总是很坦然，他说树长到这个年纪就对生死看淡了，死一阵，活一阵的。人们以为它死彻底时，说不准过几年又枯枝上生出几条嫩枝、几片绿叶。

然而，祖父的枯枝上没能再生出嫩枝，肺里的弹片再次引发感染，他卧病在床了。阳光从木格窗棂照进来，照在斑驳的床头上，也照在祖父花白的头发上。落了叶的石榴树在阳光里光秃着枝干，似有一丝风，从光秃的树枝上吹过，引得树枝颤巍巍晃动，他每天都问：“石榴树开花没？”

在祖父的惦记里，窗边的石榴花终于绽开了，三叔和二姑将祖父扶到石榴树下，祖父抬头久久地对着石榴树发呆，微风拂动嫩叶和花朵，阳光从绿叶间洒下来，无声地落在祖父的身上。祖父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今年的石榴怕是又没几个果子了！”

祖父没能看到树上到底结了几个石榴，没几天，他便彻底病倒了，每天吃进嘴里的药，远远多于窗外石榴树上的果子。再后来，就没有后来了。送葬的队伍很长，遗照上的老头眉开眼笑，石榴树上仅有的几个果子又大又红，红得黝黑，像祖父的脸。

又是一年榴花开，轻风徐来，鸟鸣婉转，榴花似火，恍惚间又回到了童年。然而凝神一看，树下没了对弈的祖父母，少了撒欢的我们，隔着40年的光阴，终是物是人非了，即使是鲜花烂漫阳光明媚的夏天，也让我觉出几分空寂与冷清来。



## 七绝·鲁中晨报“齐风新韵”开栏喜作

□ 李绪贵

稷下学宫争辩忙，今朝韶起爽闻香。先师三月不知味，齐韵新诗韵味长。

## 七律·小满寄怀

□ 时春华

河间柳荫羽翻成，夜半蛙鸣三两声。暮雨似思秋赋意，晨曦却染夏炉炷。

风摇碧水待蜻影，月照江湖显草蓬。思绪随云飘万里，梦回故里自心澄。

## 七律·观高新区路旁黄桫林

□ 边荣生

黄桫叶底现清幽，浅黛春山翠欲流。不待晚风催落日，更须新雨洗危楼。

一枝红艳临窗笑，万点青光入眼柔。莫道此花无硕果，只应开处是金秋。

## 浪淘沙·登凤凰山

□ 李士龙

秋晚古亭哗，初现朝霞。寒霜冷气好沏茶。一抵浓香不够美，采把菊花。

玉碗手中拿，五六七八。品来秋季也繁华。苍翠满山今又是，盛世国家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jb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嘴里都充满了燎青麦子的清香。到拱桥口，我们走了进去。呀！宗茂爷爷正坐在里面的一个马扎上——他有痲病，生产队照顾他，年年安排他看庄稼。我们撞枪口上了。

“好啊，敢揪麦子，走，咱到学校，看看老师是怎么教育你们的。”他站起来，一手提上马扎威严地说。

我们大气都不敢出。宗茂爷爷见我们不动，声音又提高了下说：“走啊？”

能走吗？我们还是没动，站在那里，眼里含上了泪花。宗茂爷爷看着我们：“几次了？”

我们赶紧小声说：“一次。”“以后还揪不揪了？”“不揪了。”

他说：“再揪告诉你们老师。”说着，他咳嗽几声，“好了！”

我们悄悄松口气朝外走。他说：“就这么走了？”

我们看着他，他用眼睛扫着我们手里的麦子。噢！我明白了，赶紧将麦子丢地上。

他说：“捡起来。”我们又捡起来看着他，琢磨着是不是他觉着没有训完还要继续训。

他却说：“扔了浪费，就燎燎吃了吧。”然后点着火，看着火堆让我们燎，嘱咐我们千万不能自己点火。还嘱咐二存，这次就给他保密了，要是再偷火柴，就告诉他爹。

麦子很快燎好了。我们不停地搓，大口地嚼。那是我吃得最香的一次燎青麦子。